



我们曾光芒浮现

非 鱼◎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学院院长

孙 郁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教授

张颐武

著名文化学者

解玺璋

朦胧诗代表人物

杨 炼

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

李亚伟

著名畅销书作家

萨 苏

联合
推
荐



我不认为
凭借一朵花
就可以支撑
尘世的繁华

我守着这夜
守着一池即将远行的秋水
在灯光不能到达的深处
安抚着剩余的光阴

时代文艺出版社



我们也曾光芒浮现

非 鱼◎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曾光芒浮现 / 非鱼 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387-4838-3

I. ①我… II. ①非…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5215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装帧设计 马路

排版制作 尤茜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我们曾光芒浮现

非鱼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北京市梨园彩印厂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20千字 印张 / 19

版次 /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5.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一

白玮的本色

解玺璋

一次饭局喝酒的时候，我说白玮有正义感，大家都笑。我想大家不是笑白玮有正义感，是笑我用了正义感这样一个大词。不过，我这么说，对白玮来说，绝非过誉。

有两三年时间，大约是在2000年，我们曾在《北京晚报》做一个“时评”版，记得就叫“新闻快说”。这个版创办之初，只有我和白玮，后来有了其他几位同事，白玮却一直是我们的主力，因为他脑子快，笔头也快，符合我们这个版“一新二快”的要求。

那时，我们每天早上七点就要赶到报社，从报纸和网络上搜集、整理当天的新闻报道，讨论选题，看看哪些新闻是值得说，而且是允许说的。一旦领导定下题目，常常是一两个小时就要交稿，说是倚马可待，一点都不过分。

白玮喜欢对时事发声议论。那时我已经知道他在学校时颇有诗名，只是没有机会领略他的诗才。非典时期我们共同编了一本书，一本非典时期的摄影档案，由他为每幅作品配一首诗，以表达“非典”给予我们的种种感受。对他来说，这也许只是小试牛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受到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的那份潇洒。

新诗我读得很少，也不大懂，但是，白玮身上的诗人气质我还是能够感受到的。有时我甚至觉得，他的时评就是一首诗，换句话说，他把诗人的情感融入了他的时评。当年的杜甫、白居易，不也是用诗表达对现实生活的看法吗？他们的“三吏”“三别”“新乐府”，又何尝不是用诗的语言写的“时评”？

说起来，写时评和写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说愤怒出诗人，写时评难道可以冷静得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吗？说到底，无论是写诗，还是写时评，都需要有点“愤”的精神，这样才能写出风采，写出个性。

我离开“晚报”后，不久，“新闻快说”也就不“说”了，而白玮的时评也早已不写了。有意思的是，这几年在微博、微信上倒常常能看到白玮的诗，似乎餐饮业的美食美味，以及卖大米的生意经，都不能泯灭他的诗情。他不仅诗情依旧，而且还保存了对底层苦难的同情，以及对权势之恶的一腔愤慨。但又不止于此，这时，他诗人的底色越来越显现出来，这底色就是现代诗歌在处理语言、意象、情感时所表现出来的特质。

其实，这正是白玮作为一个诗人的本色。

解玺璋：著名文化学者，文化评论家，曾任北京晚报文化部副主任，同心出版社总编辑。著有：《梁启超传》《雅俗谈》等多部著作。

序二

谁在默默守望

马大勇

我一直有一个固执的看法：中国新诗的真正成熟是从“朦胧诗”开始的，而吉林大学在其中——以及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令人无法回避的角色。

吉大中文系 77 级七位学子组成的“赤子心”诗社至少向当代诗坛贡献了两位优秀的诗人：王小妮、吕贵品，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理论家徐敬亚。1982 年他们离开大学之后，包临轩、苏历铭等人接过了“赤子心”，不仅将其范围扩展到全校，名字也换成了更具雄心的“北极星”。此后数年间，张锋、鹿玲、安春海、丁宗皓、高唐、野舟、杜占明等一长串名字陆续在诗坛唱响，大有“天下风云出我辈”的气派。

我加入“北极星”的时候，正值它发展进程中又一个高峰的到来。伐柯主持北极星诗社的八九十年代之交，相当一批优异的——个别甚至是天才的——诗人麋集抱团于这面诗歌旗帜之下，切磋琢磨，朝夕唱和，创作呈现井喷态势。二十多年以后回望，下面这些名字和作品仍然值得被记住，被含咀和吟诵：柴国斌的《秋菊》《回复到事物本身》；方伟的《三丁》；伐柯的《一只猫在深夜陪主人打牌》《圣诞之手》；马波的《游戏与消耗》《阳光二十行》；兰继业的《致 X》；佟大山的《耳语城》……那些不无炫技的锋利与老辣完全可以穿越时光和阴影，直抵今天与午夜，令人依旧怦然心动。

当年的“心动”一定更加“怦然”，还记得我曾激动地写下平生第一篇诗论《谁在默默守望》，畅论“北极星”诸君，那时烛光下的眼神一定是熠熠闪亮的吧？

可惜的是，1991 年伐柯毕业，我接任北极星诗社社长，主要由于自己的懒散、不善协调，再加上客观环境的逼仄，诗社的颓势日渐显现，风流云散似成必然。

就是在这个江河日下的“瓶颈期”，非鱼的出现让我幸免成为北极星的“亡国之君”。

非鱼是被特招进吉大中文系的若干位“中学生作家”之一。鉴于之前和同时的某几位“特招生”名不副实，我们几乎是带着不正常的挑剔眼光来看待非鱼的。一年以后，我们才审慎地接纳了他。又过一年，才更加审慎地把北极星交到了他的手里。那时的我们都太年轻，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段诗缘是可以维系终生的一段友情的开始。

1993年毕业后，已经投身银行业的我写下《相忘江湖》与朋友们作别，也与诗歌作别：

我仍偶尔出入于明德路，看见昔日的武器已被尘封。兄弟，这里已不再是我们的江湖。面对他们的眼睛，我们已是苦笑隐者，拂衣而去，永不回头。

可是兄弟，你既然看见荆轲手持雪刃登舟远走，听见渐离筑声如潮，你就要相信令狐冲的遭遇都是真的；就要相信今天，我们悲啸作别，散落四方，所求的还不过是富贵和功名……兄弟，你可看见藏了十年的一把刀怀旧，它从阳光中夺出泪眼与愁眉？”

兄弟，相忘江湖已成宿命，你不要忘了我的忧伤。

可以听懂这些悲凉自语的“兄弟”中，非鱼是重要的一个。在这部《我们也曾光芒浮现》的卷首，我就欣喜地看到了“唱和”拙作的那一篇。

非鱼最终没能挽回北极星的既倒狂澜，这当然不是他个人的责任，时代的急骤车轮已经碾压过诗歌的桂冠，早已不需要那些“风花雪月的诗句”来伴随“我们年年的成长”。他去了《北京晚报》，若干年间，由“辣手著文章”的媒体人而成为满足人之大欲的美食平台缔造者以及生态农业的推动者，风生水起，招财进宝，只是，诗歌已经成了年少时的一场迷梦，只有在酒酣耳热时还会被轻描淡写地提起。

我们都没有责怪非鱼与诗歌的渐行渐远。诗歌其实也是一碗青春饭，在粗粝的生存面前常常显得过于奢侈。李亚伟、万夏、郭力家、柴国斌、伐柯、马波……对于诗歌的离散几乎是时代性的。即如我自己，在商海“呛水”后能够重回学苑，已经算是幸运者，可是不也被生存的尖石硌得遍体鳞伤？

三

只要你是写过诗的人，那么后来不管离开多远，心里也总是有一块地方风雨难侵，那是给诗歌划定的一方净土。这一点不难理解，意想不到的非鱼回归诗歌的节奏那样突然，步履那样坚实，宛如一场与老友的契阔谈宴，从未久别，也从不陌生。

很显然，非鱼主要是沿着农事与故土两个维度回归的。他说：“现在，我就是这只布谷 / 我要飞越整个城市的楼群 / 寻找一扇昏黄的窗户 / 我想像她一样 / 用一腔嘶哑的鸣叫 / 单调地重复着一次次表述 / 呱呱咕，呱呱咕”（《布谷》），这几句诗有着浓烈的象喻意味，作为已经在大都市徘徊数十年的古杞国人，非鱼的心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那片少年的土地：

一千年后 / 我在开封古城的西郊 / 急于穿越整个王朝的城邦 / 不幸
被大宋王朝的臣民们 / 堵在了城外

——《大宋王朝》

我总是不幸被泥土击中 / 炊烟覆盖村庄 / 昆虫接二连三 / 它们的鸣
叫 / 响彻故国的纸背

——《母亲母亲》

现在，我已泪水模糊 / 我决定把她搬进诗行 / 让她的伤感与命运 /
洒满这黄昏的纸张

——《黄昏的蔬菜》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 那些往事正变得稀薄 / 我穿过一片村庄 / 用
锄头翻开所有纸张 / 将凌乱的冬天深埋进土壤

——《春天叙事》

我的生活排成两队 / 一队是大米，一队是文字…… / 随便一粒米，
或者 / 一枚文字，就把我击中

——《大米的忧伤》

借着这些朴实具象的大米、蔬菜、村庄和古典，非鱼不仅复活了自己的少年光阴，更成功地回归到了诗歌的根部，把那些最坚韧的饱含水分的营养吸纳进了自己的身体，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悟道的路标，通向形而上的交叉小径花园，这是诗歌的必由之路。

比如，对于时间和虚无，他就几乎进行了全景式的追问：“是指针在黑夜里划过的痕迹，还是一颗种子从生到落所行走过的距离，抑或是一种从有到无，又从无到有的疼痛？”“是未来燃烧的火焰，还是过去坚硬的寒冰，抑或是一把当下正在深入骨髓的锋利的刀？”“是停留在纸张上的一枚文字，一声叹息，一次记忆，还是一粒浮尘在半空中的一次漂泊，一次行走，抑或是散落在大地上的流落四方的一次人生？”

这些追问当然是迷茫的和无解的，诗歌从来也不必承担给出答案的义务。关键在于，我们都被束缚于时间之河，是懵懂的流逝还是诗意的栖居，这一定大有分别。借由“无相”之“花”、“黑夜之水”与“放逐之鱼”，非鱼抵达了青涩年代从未窥见的诗意森林，舒展而雍容地动摇了我们这批中年人告别诗歌的成见与决心。所谓“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这当然令我们惊讶，也令我们欣喜。

四

主要因为多年从事古典诗歌研究，我也是渐次告别新诗的一员。连“读者”都已经不合格，这篇所谓的“序”自然也无力“评论”或者“定位”，仅仅略述历史与情谊而已，所以连题目都偷了懒，从二十四年前借来。然而，“谁在默默守望”，当年的这一提问我以为至今也还没有过时萎黄。不管是喧哗还是寂寞，以哪一种姿态守望诗歌的人都是有福的，那是一种生命方式，是一种活法。

老了的时候 / 知道与诗人为友是好的。

这是柴国斌的名句，可以持赠诗人非鱼，也赠给一道守望着诗歌的我们。

马大勇：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至1993年任吉林大学北极星诗社社长。

序三

鱼，非鱼 ——非鱼诗歌印象

向以鲜

鱼

我曾数次谈及关于命名的事：天下的诗人，有着本能的模仿诸神的冲动，为万物重新命名（当然包括为自身命名），甚至重新安排秩序的欲望，这种现象，在很多诗人的世界中，都有或隐或显的呈现。

有记者询问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是更想当一个命名者还是阐释者的问题时，阿多尼斯回答说：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不是阐释世界，而是重建世界。我们在他的那首名叫《风的君王》中，看到了这种“重建”的痕迹：

我的旗帜列成一队，相互没有纠缠
 我的歌声列成一队
 我正集合鲜花，动员松柏
 把天空铺展为华盖
 我爱，我生活
 我在词语里诞生
 在早晨的旗帜下召集蝴蝶
 培育果实
 我和雨滴
 在云朵和它的摇铃里、在海洋过夜
 我向星辰下令，我停泊瞩望
 我让自己登基
 做风的君王

因此，如果要了解一个诗人的诗歌世界，固然有着诸多的路径：童年、

成长、游历、爱情，当然还有文本等等。但是，从名字入手，尤其是从诗人的笔名入手，我以为也不失为一个方便法门。

诗人白玮，姓白名玮，一眼便知：一块雪白的美玉。但是，白玮之名，知道的似乎不多（至少在诗歌圈子如此），知道非鱼的人，倒是越来越多。一块白玉，为何变成了鱼？当然，我们知道，在古代，人们常常用玉石来雕刻寓意吉祥和欢爱的游鱼，这或许能部分解释白玮与鱼之间的隐秘关联。此外，是否有更深的契合呢？

按照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者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理论，大部分人的心理与面容，都与某一种动物相对应（这多少让人想起个人图腾或东方的轮回学说）。无论是对人的了解，还是阅读非鱼的诗文，那种敏捷、那种孤寂、那种一闪即逝的美与痛，甚至是那种对于语言与尘世的细腻又天才的感触……如果非要用一种动物去象喻的话，除了鱼之外，没有更为合适的对象了。

也许我这样说，显得有些武断了——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借用那个古老的濠梁之辩来否定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好吧，庄子与惠子这样非来非去，不断滚动着吊诡的思维雪球，估计最终谁也非不了谁。写到这里，写到庄子的秋水，我倒是认为，已经找到了白玮鱼变的大部分真相。我们知道，白玮在诗人身份之外，还有两个显赫的身份：美食家（发起创建北京美食联盟）和生态大米供应商（创立国内首家农业电商淘鲜网）。诗人似乎注定要与鱼、米结下生死之缘。大自然也是这样显示于我们的：丰鱼之地必多良米。

诗人有时连自己也恍恍惚惚：2014年春天，一只走失的鱼 / 在宽大的道袍里枕着往年的桨声（《祭祀与怀旧》）。诗人甚至向世人宣称，他就是一条放逐的鱼：

如今，面向喧嚣的帝国
我就是一条放逐的鱼
被众生的手势驱赶

翻越一场灾难的砧板
我无法带走任何一颗
故国的泪滴

今天，我将告别
我会把伤痕交给河流
也许只有这条河流
才能读懂我一万年的愤怒
还有太息

——《一条放逐的鱼》

显然，在原始身份认同之际，诗人白玮于鱼，有着天性的偏爱。

非鱼

当庄子秋水中的“非鱼”，游进诗歌时，便呈现出奇妙的景色。鱼是诗人的命，而他要反抗自己的命，因此，这条诗意之鱼，再次突变，成了非鱼——事实上，游鱼的一生，就是变化的一生，传说中的龙门，不过是这种变化的神性表达而已。龙门之外，鱼儿还有一种变化，来自于神秘的印度：摩羯即摩伽罗，原是印度神话中水神坐骑，其头部如龙（一说羚羊），身体与尾部则像鱼。佛经以此摩羯鱼，来比喻菩萨以爱念缚众生的宏愿。实际上，摩羯鱼就是鱼化龙。

诗人非鱼有着诸多的鱼的分身：有时，他像一个拯救者：

今夜，我要用鱼的方式
渡河而去
带走所有的罪恶、苦难和贫穷
只给你们留下
幸福和光明
——《清明祭》

有时，他是一位勇士，虽然处境险恶：

一只只有立场的猫
站在我的对立面

与我保持着一次对话的距离
并以主人的姿态
洽谈对鱼的看法
——《一只立场的猫》

有时，这条鱼也显得盲目，前途未卜：

这个夏天有点儿冗长
比一个渺茫的理想还长
就像两条寻找河流的鱼
在一杯啤酒的体温里游动
始终游不到梦的家乡
——《对夏天的一次描述》

有的时候，这条鱼会游离湖水，来到地铁：

一条鱼，又一条鱼
骑着乞讨的歌声
在人群中游动
像一条生锈的拉链
划开一片陌生的玉米地
艰苦而野蛮
——《最后一班地铁》

这样的鱼，还是鱼吗？这让我想起，我在《金鱼笔记》一诗中写到的情景：“在午夜的弱光中 / 不是鱼的鱼 / 梦见久违的祖先”。

鱼非鱼

鱼，非鱼，那是什么？

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当年的白香山，也曾面临过这样的无解：“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似是而非，是鱼非鱼，非鱼是鱼。鱼在水中，但也能来自天上，鱼会飞，这时，非鱼成了飞鱼，不，成了飞鸟：

海燕，这水的精灵
在水与天空的幕布上
用鸟的羽毛，飞翔着一幅
关于阿狄丽娜的
水岸传说

作为一条鱼
在水的深处
仰望着鸟迷离的翅膀
犹如两片括弧
我在你留下的空隙里
填补着我对天空的想象

今天
我要以羽毛的方式
无限接近你
在鸟的情绪里
游来游去
并用我对天空的虔诚
为你奉上节日的盛宴

当你洞穿入水
我就像一条触动幸福的鱼
始终停留在
你的唇边
——《海燕》

唇边的鱼，当然是幸运的，冬天的鱼呢，又如何？诗人在《落叶和鱼》中这样写道：

去年的心情
就像今天的落叶
覆盖着这个城市的烟火
告别了这一季的落叶
我仿佛又看到了冬天的鱼

在冬天
我本能地闭上双眼

不为躲避冬天的冷
只为在冬眠的宁静里
感知春天的水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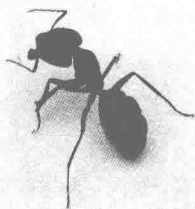
春天刚刚过去，夏日甫降，祝福诗人非鱼兄弟的内耳中，始终回响着“春天的水鸣”。

——2015/5/10 成都石不语斋

向以鲜：诗人、学者、编剧，中国石刻史研究专家。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花木兰传奇》剧作者。现居成都。



啤 酒 记 忆	
江 湖	003
一杯啤酒的记忆	005
归去或告别	006
故都	008
大宋王朝	010
忆长春	014
当我老时	015
布谷	019
秋夜的枣树	021
迁移	022
怀 念 白 纸	
怀念一张白纸	025
清明的雨	026
清明，清明	027
清明十四行	029
清明祭	030
死，或者生	031
老牛	037
祭祀与怀旧	038
那棵生病的草	040
在秋天埋葬	042



粮 食 发 光	
母亲、母亲	045
母亲的麦季	047
乡村之夜	049
贫穷	051
当我经过村庄	052
大米的忧伤	053
那棵白菜	056
发光的粮食	057
大米断章	059
乡村断想	062
虫 子 沉 默	
一只孤独的蚊子	065
深夜，缅怀那只猫	066
解救蚂蚁	067
奔跑的蚂蚁	068
沉默的虫子	069
流浪猫	072
一只具有立场的猫	073
一只蚊子	074
本我的蚊子	076
深夜的猫	077